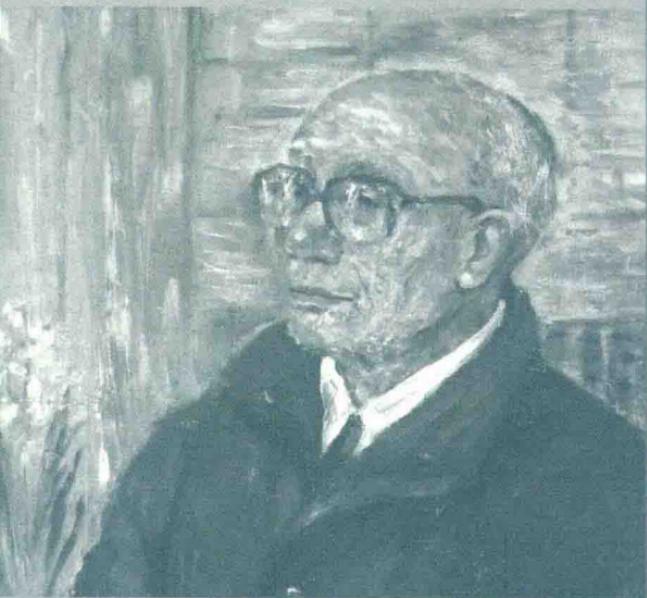


范祥雍文史論文集

(外二種)

范祥雍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范祥雍文史論文集

(外二種)

范祥雍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范祥雍文史論文集(外二種) / 范祥雍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0

ISBN 978-7-5325-6234-3

I. ①范… II. ①范… III. ①文史—中國—文集
IV. ①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012591 號

范祥雍文史論文集(外二種)

范祥雍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顥輝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6.125 插頁 7 字數 36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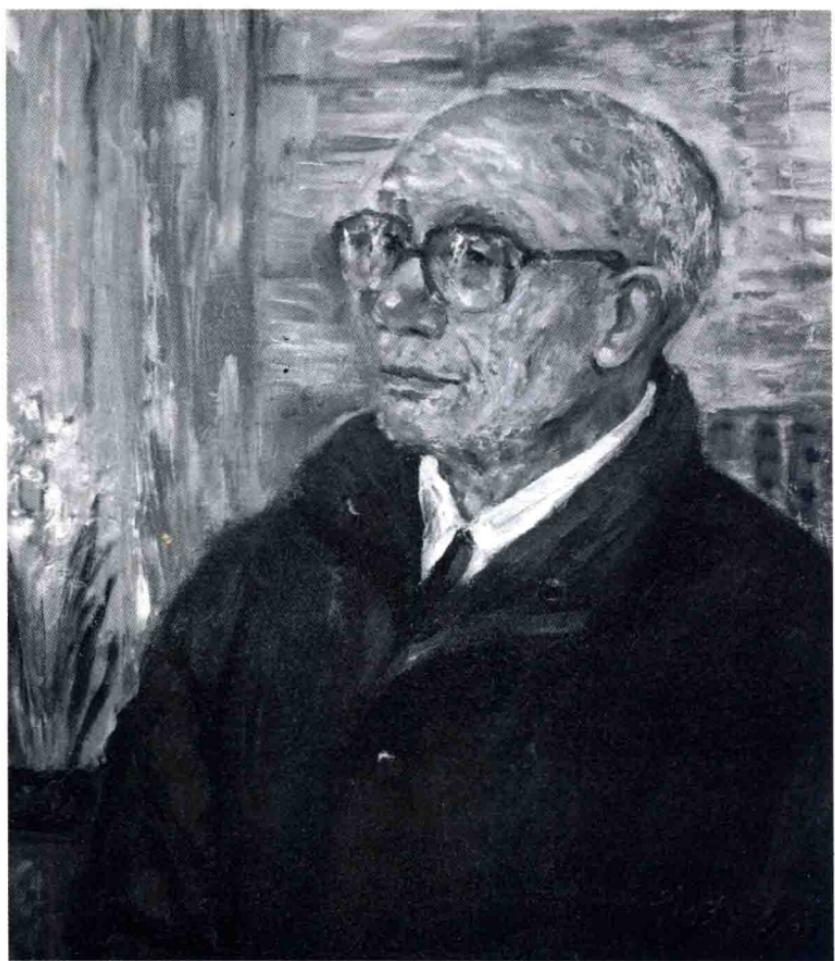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300

ISBN 978-7-5325-6234-3

K · 1494 定價：6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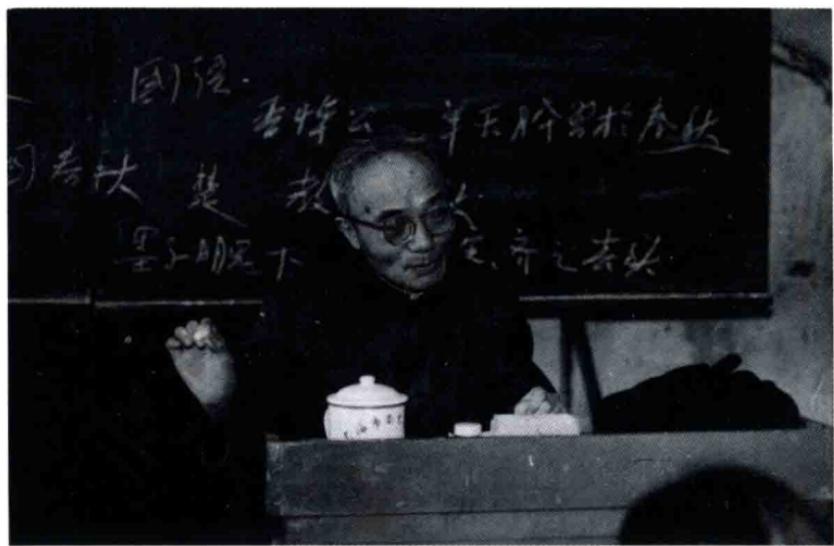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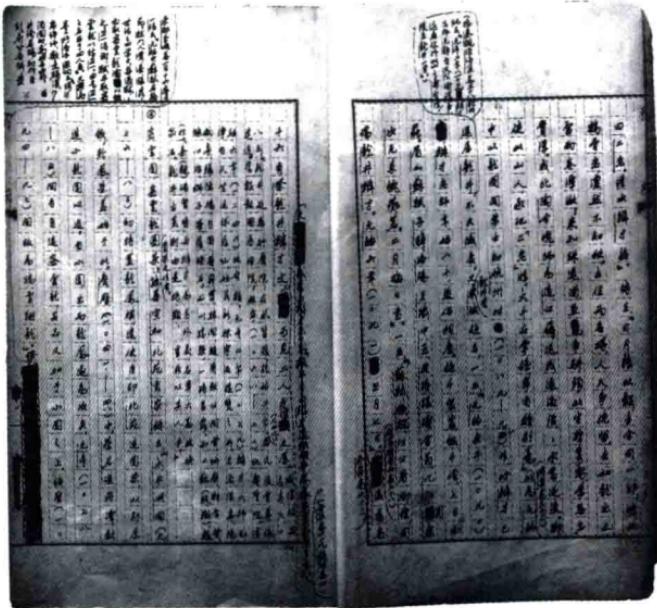
范祥雍畫像
(女兒邦菁1991年繪於長春大樓寓所)



1988年拜謁孔子墓



1980年滬上講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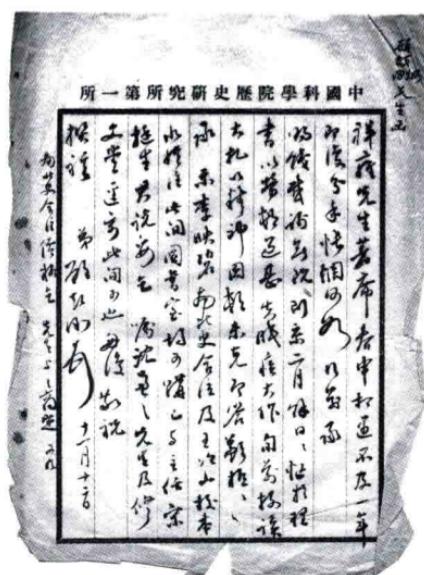
《東坡志林廣證》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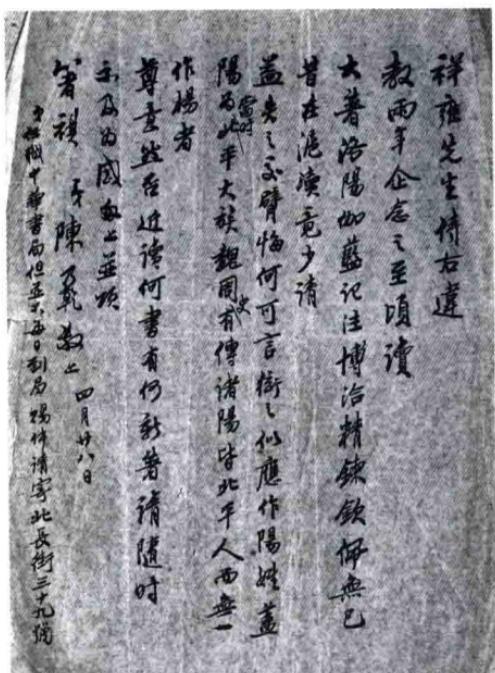
《養勇齋詩鈔》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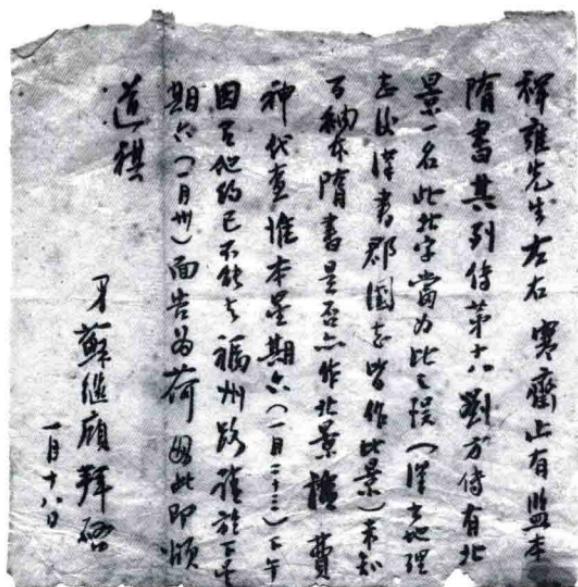
陳子展致范祥雍函



顧頡剛致范祥雍函



陳乃乾致范祥雍函



牙草繼頤拜啓

一百一十六

蘇繼頤致范祥雍函

祥雍同志惠书：

谨此函复，特加致意。

弟七月赴莫斯科参加温哥华亚非会。期间八月二十八日谒墓，藉慰立碑修谱寄寓，此次谒墓碑文碑文均长，特录供参考：此碑系用中英两种文字刻成，中文字数多于英文字数。

在沪已知及者，已推举吕公、王江海大等几位译，略得初稿，特此转达。

尊索而译，在莫斯科参加温哥华亚非会者，能得译文如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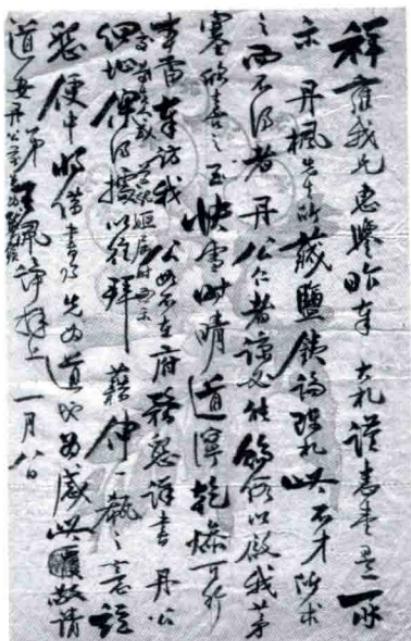
现拟将碑文全文一并译出，今后倘中国方面有欲来谒者，即予编印另立公墓及碑文公集。此碑碑文一中西合璧。仍在明年九月归国时加刻制。

匆上，敬问

草书：

胡厚宣上 1958.12.3

胡厚宣致范祥雍函



王佩靜致范祥雍函



王欣夫致范祥雍函

范先生尊古 壬時未申
 教益，馳念懇切，枕
 紗定休暢，善達日隆。晚春正南北。
 吸自京歸，足暑可降。敝室特聘你
 先生為客講學，深蒙鄭、瞿鳳起、戴家
 祥、毛啟宇、楊在鉤諸先生的預約請
 應。庭日曉茶甚醇香，距
 府即安。华东师大更不折。研治
 宇王靜嵩先生历年有成，並廣授其
 道文，該館以資于王靜嵩先生著述
 二十多卷之二、三，尤其廣博，其餘也
 不通，殆是跨地。吸出《王闡惟
 生文集》海内外諸子咸深

者特珍賜得。吳澤先生深德
 范先生。今年紀念之研治後內學
 一，而王靜嵩先生于紀念前題有書
 送，收乞

范先生此一方面撰述一編文以
 續寢篇幅。(明年在評古井國際文
 論會先生研治學術討論會)此文
 其刻于年内刊行(共二輯)，請
 傷先垂喜。又《中國文學史》已印
 已經清样，缺后出書。舊稿附印亦
 可出版。奉上。海上。紙張

善
鳥

厚
吉

晚
楊廷福

5.2.

楊廷福致范祥雍函

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

范先生：
 諸君詩問悉。詩稿在先生處互通過，在外國學者面
 交故國，固而返了。所以非得詩文歸還目
 不可。如望第一回，也許和他們互通是有至
 便的。請至嘉見。
 當取回年，並不是到上海看望他和歸母。
 为誠有一事，就是他的稿子約三萬字不
 少，今年要論坐書寫：(有失敬處)請來一
 月能年終快些，被報刊者當給他們。

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

范先生詩作如書歸，請著郵局郵。先
 生詩如呈國，你幸我們許多教益。
 在故國久，似有詩稿，請轉寄。院中
 徒空，一切已停，請勿致。予將在五
 月到何年。
 三月詩稿抄印等一稿，此生一文未送，可
 用此圖化研支，希望老師她在三四
 中一回信予指點。因為多忙，耽誤化研
 学生

劉新園致范祥雍函

范祥雍自傳

范祥雍，原名祥雲，一九一三年二月六日（農曆正月初一）生於上海，祖籍浙江省鎮海縣。清末太平天國軍起，清軍攻陷寧波，曾祖父携家人乘船逃避戰亂至上海，居南市老城。父親范東昇，母親姓葉，生有二子三女，我為長子。我四歲時，母親早逝，姑母托人把我寄養在她的鄰居家中，寄人籬下。我家自曾祖父起，三代皆習象牙雕刻手工藝，長輩都僅初通文字，文化不多，父親也以手藝幫工謀生，後開一小鋪。因家境清寒，上不起學，父親也不注意讀書，家訓云：不識字天下好走，不識人頭寸步難行。

六歲我開始上學，其時上海得風氣之先，新辦學校不少，但我還是被送至父親開設的小鋪子附近的一家私塾上學。讀的是新編共和國教科書第一冊，直至舊制中學國文第四冊，所讀《五經》等書仍是科舉時代註冊的教材。老夫子是位前清秀才，姓陸，教書很嚴謹。我幼時記憶力較強，上新課時老師講解一遍，就能熟讀背誦出來。其時得以與金明淵醫生同窗學伴，七十年來友情彌篤，實亦平生一大樂慰之事。我時年十歲，就學習吟詩，做對子，平平仄仄調四聲，還讀了不少詩集，如《唐人萬首絕句選》、《李太白詩集》、《蘇東坡詩集》、《劍南詩鈔》、《吳梅村詩集》、《李義山詩集》、《漁洋精華錄》和《曝書亭詩注》、《昭明文選》等。如此盲目讀書，現在回想起來，雖未免浪費時間，但有些基本功正是那時練就的。後來也得到受用，也是我對文字訓詁產生興趣的開始。

一九三〇年我十七歲時，出於興趣愛好想報考大學中文系，但家中無力負擔學費，又無人相助，只好順從環境支配，時二伯父范回春交游廣泛，與陳立夫族侄、電報局陳局長熟識，便介紹我進電報局當抄寫員。每晚我則去補習夜校學習英文和會計學。三年後考入市土地局任職員。

我自十餘歲起即喜買書。起初父親所給的零用錢，我舍不得花，全用在買書上。工作之後，有了薪水收入，便節衣縮食，積錢買書，這是我買書與藏書的開端，也是打開自學之路的途徑。我愛讀中國古籍和史地之類著作，但區區微薄收入，遠不敷買書之用，便精打細算找竅門：買舊書，少買新書，買廉價書、特價書，少買高價書、實價書；逛冷僻書攤，少跑大書鋪。這樣積月累年，我的書庫竟也漸漸豐厚起來了。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國主義發起侵華戰爭，隨後上海淪為孤島，我家遷居租界之內。當時公家機關全被敵偽組織所占領，我不願與他們合污，便退出機關當家庭教師，同時為律師事務所擬寫法律文書，後又與幾個朋友合計改業經商。一九三八年，我入股大鴻運飯店並任會計主任，孤島時期，經濟畸形繁榮，飯店業十分興旺。一九四六年，又與友人共同創建泰山肥皂廠，任常務董事兼會計主任。所辦企業雖然規模不大，但從商幾載，幾經曲折，經濟狀況倒也有所改善。適遇因社會動蕩，舊書價格一落千丈，少人問津，此時我可隨心所欲買到朝思暮想多年的一些大部頭書籍，如《四部叢刊》、《百納本二十四史》、《十通》和《學海堂皇清經解》等，這些過去為窮書生所萬想不能到手的，此時竟可插架滿壁，喜悅之情難以言喻。《四部叢刊》是一部薈萃宋元善本影印的集成書，它引導我進入版本目錄和善本書之門。當時因連年戰爭和社會經濟落後的緣故，使社會畸形現象出現甚多，善本書與

廢紙論價；金玉同糠瓠比值，這也是文化的一大厄難。我雖嗜書如命，但能力微，眼界小，魄力不大，只能選購一些普通的善本書，便已覺得喜出望外了。至於那些宋元舊槧、黃跋顧校、毛鈔錢影等珍本得寓目一過，已足引以自豪。從藏書階梯而言，我此時剛登上第一級，遠未能窮眼福。在我買書生涯中，舊書商人郭石麟先生熟悉版本，交易公道，誠實無欺，為市道中不可多得之君子。

我没有進過正規學校接受系統專業教育，閉門造車，也未能遇名師指點教益，之所以能摸至一點治學門徑，主要靠自己勤奮學習，鍥而不舍，強烈追求知識的欲望。這當然與買書、讀書也是分不開的。我從書鋪、書店中先後結識了一班前輩朋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不但增加了版本知識，豐富了買書經驗，也提高了自身學問。這些前輩不僅是朋友，也是我後來逐漸掌握專業知識，走上文教崗位的導師。這裏略憶及幾位先生，以志感念。如顧頡剛先生，對青年人竭誠提携，曾邀我幫助合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等書。章巽先生與我相識於去蘇州買書途中，他對我的買書小經驗頗感興趣與贊賞，由此交往遂多。蘇繼頤先生則精於版本學，常同探究，并不時贈我珍貴善本古籍。即使在「文革」中我的藏書被抄洗一空，他亦依然送來不少精神食糧，實為摯誠不易。尤其是陳子展先生，對我幫助尤多，受他啓迪，我撰寫了《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一書，適胡厚宣先生由京來滬，探望陳老，陳老當即推薦此稿，未及一周，新知識出版社即函告接受出版，而陳老在撰寫《詩經直解》和《楚辭直解》等著作中亦不時與我商討，成為至交。另外尚有馮翰飛、陳乃乾、王佩錚、潘伯鷹和沈劍知諸先生，都是當時知名學者，我們常聚一起共同切磋學問，這些都是我永志不忘的。

由於我心不在商，經商實為生計所迫，因此解放不久，我即棄商從文，脫離了泰山肥皂廠，在家

閉戶潛心著作。一九五三年我的第一部著作《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由新知識出版社出版，因較受讀者歡迎，一九五七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再版。一九五四年底，我完成了《廣韻三家校勘記補釋》初稿。一九五六六年陳子展、胡厚宣和章巽三位教授聯名推薦，經市高教局審核批准，復旦大學聘我入中文系任教。繼則我花了近一年半時間，寫成《洛陽伽藍記校注》一書，一九五八年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此書所收集資料較為翔實，付出精力不少，自覺頗有稍勝於前人之處。出版後學界反映不錯，曾三次再版。此後，應中華書局約稿，先後寫成《山海經補疏》約六十萬字、《東坡志林廣證》約三十萬字和《戰國策箋證》約一百三十萬字。

一九五八年開始，人事變動亦紛繁，我從復旦大學調往江西南昌，支援江西大學中文系，繼續任教。幾年後因妻子沈琴琳患重病，家中無人照顧，而自己身體也不好，遂辭職回家，繼續埋頭書堆中，搞研究工作。至一九六五年，設在吉林長春的東北文史研究所聘我為教授去講學，開設《昭明文選》和《文心雕龍》等課程。一九六六年該所學生要下鄉參加「四清」運動，而批評《海瑞罷官》已在全國展開，該所課程提前結束，我便匆匆束裝南返，這時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登場了。

「文革」是一場大災難，知識分子幾乎無一幸免。我雖不在職，同樣受到衝擊，全家被抄，掃地出門，搬到一間約十五平方米的小屋裏。平時為研究工作而備的實用參考藏書兩萬餘冊，并歷代善本、名人批校本、舊抄本等，凡四十餘年心血所聚毀於一旦，尤其痛心的是前述已完稿的《山海經補疏》和《東坡志林廣證》兩部原稿亦一併被抄，至今下落不明。特別是《山海經補疏》，原已交中華書局準備付梓，適逢六十年代初政策要求「多出現代書，少出古書」，只得暫時擱置，我遂收回再作增改，不料終

遭劫難。這種遭遇在當時很為普遍，亦非一人之不幸。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臺，迎來了祖國文化事業的春天，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北京中華書局相繼聘我為特約編輯，使我得以繼續從事文史研究工作。首先是《大唐西域記校注》一書，「文革」前，向達先生早就提出，為此章巽先生和我曾去北京共同編寫計劃。「文革」後，此書被列為國家重點項目，時向達先生已逝，由季羨林先生為主組織朱傑勤、楊廷福等學者撰寫注釋。由我獨立完成的校勘部分收集了此書的十四種不同版本和其他有關十一種古籍進行校勘，超過了日本和英、法等學者。一九八六年五月，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和《文匯報》在介紹中說，「該書為集諸本之長的精校本」，「這樣的精校本在近年古籍整理上也是不多見的」。國內外學術界對之的高度評價，使我深受鼓舞。該書於一九八五年獲中印友誼獎，一九九二年又獲全國首屆古籍整理圖書一等獎。一九八一年陳云同志指出：「整理古籍是繼承祖國文化遺產的一項重要工作。」同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國務院為此恢復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在黨和政府的重視和各級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近十年來我陸續完成出版的古籍整理點校著作有：唐道宣的《釋迦方誌》三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出版；唐張彥遠的《法書要錄》十卷，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宋贊寧的《宋高僧傳》三十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出版。一九九一年由我點校整理的《宋高僧傳》三十卷和唐道宣的《廣弘明集》三十卷兩書點校本已完稿，交中華書局準備出版。另尚有《廣韻三家校勘記補釋》和《戰國策箋證》兩部「文革」前舊稿，已基本完成。《廣韻三家校勘記補釋》年前已交吉林文史出版社，不日即將

出版。而《戰國策箋證》一稿逾一百三十萬言，近四十年來陸續寫來，可謂大半生精力所聚，上海古籍出版社原已準備出版，但本着對讀者負責的信念，我擬全部重新整理一遍，無奈年老眼疾，力不從心，只能暫緩。此外，近十餘年來我陸續發表了十餘篇論文，主要涉及歷史地理、版本目錄、古文字、音韻、書法等專業領域，分別載於北京的《文史》、上海的《中華文史論叢》和香港的《書譜》等刊物上。

回憶當年誦讀寫作之時，因所做為自己喜愛之工作，興之所至，又因長期以來搜集資料，準備較為齊全，故寫作時並不覺吃力，但眼睛視力為之長期受損。及今，一目完全失明，一目視力亦幾廢，皆因長年伏案工作所致，至此亦可發一深嘆！

我和沈琴琳於一九四六年結為伉儷。琴琳畢業於復旦大學，知書達禮，長期從事文教財務工作，四十年來相夫教子，相濡以沫，惜因「文革」衝擊留下病症，於一九八五年不幸逝世。衰年喪偶，猶雪上加霜！所幸二女一子相繼長成，均大學畢業，或從事文化教育，或從事藝術歷史，各有建樹，如今三代同堂，全家和睦，亦聊有可慰。

一九八六年一月，上海市人民政府聘我為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深感榮幸！一九八八年九月，趁山東舉行漢碑討論會之機，携子拜謁了曲阜孔子之墓，了却了多年來的一樁心願。近年由於健康原因，無法單獨外出，耄耋之年，也不能有大的貢獻，但我還是願作努力，爭取完成因「文革」而耽誤下來的幾部舊稿，當好古籍整理諮詢，為弘揚中華民族文化而繼續盡我綿薄之力。